



他小時候已經很頑皮，中學時因操行惡劣兩次被趕出學校，甚至教會裡有些人認爲他不可能會改變。如果不是主愛的雕琢，他可能已成為階下囚。過去二十多年他無數次進進出出監獄，幸而不是坐牢，乃是去監獄佈道。一九九六年溫以壯博士因在監獄和青少年服務表現出色，獲英女皇頒發獎章。

慈繩愛索繫浪子

一副成熟穩重、認真負責的樣子，在母堂(長洲堂)弟兄姊妹口中的「溫Sir」，現任教於建道神學院(簡稱「建道」)，他及其家人與宣道會和「建道」都結下不解之緣。他說：「我爸爸是廣西宣道會的會友，在五十年代帶著三個兒女，陪同太太來港就醫。媽媽逝世後爸爸續弦，因著繼母陳美琴在「建道」工作的緣故，我們舉家遷入長洲。爸爸在香港島一間工廠任裁縫，他經常幫「建道」畢業生做西裝。「建道」學生佈道團在長洲積極傳福音，在北社街建立了「宣道會佈道所」(長洲堂的前身)，我媽媽被「建道」委派牧養教會，我們一家便在此聚會。」

溫Sir的爸爸在他年輕時就過世，但爸爸對子女的刻意栽培和敬虔的模範，卻讓溫Sir留下深遠的影響。他回憶說：「爸爸很久才從香港島回家一次，每逢回來必舉行家庭崇拜，雖然祈禱、分享等都很沉悶，但崇拜前或後他講的武俠小說及新聞故事卻很吸引；爸爸去世後，我便繼承他的規矩，維持家庭的祭壇。爸爸很熱心傳福音和事奉，在六十年代時已懂得藉著開辦裁縫班來傳福音，在裁縫班的佈道會中會叫我和哥哥姐姐一起協助，姐姐彈琴，哥哥拉鋼鋸，我則唱詩歌。後來爸爸在工廠成立了基督徒團契，會安排我每隔一星期去團契分享講道。這啟發了我今日傳福音和教學事奉的路向。」

溫Sir自小喪母，繼母是一個很喜歡幫助左鄰右里的人，有時她打算去幫忙別人前，都會買好餸菜，準備好一切，然後吩咐哥哥姐姐什麼時候做什麼。溫Sir認為：「媽媽的言行，我們兄弟姊妹都看在眼裡。現在我辦事比較有



後排左二為溫以壯，前排左一為溫小柳，右一為溫以諾

愛的雕琢，頑石也改變

編輯室
cmanews@cmacuhk.org.hk

條理、有效率和全面的關注，父母的榜樣是一個重要的啟蒙。」

在溫Sir的眼中，他的哥哥姐姐是很了不起的：「我哥哥姐姐很年輕已經在教會事奉，成為領袖。姐姐在六十年代入讀「建道」，哥哥在七十年代去美國讀神學，回港後在「建道」任教，他們經常在祈禱中記念我這個頑皮的弟弟，讓我也學會怎樣用祈禱關心別人。」其實，宣道家不少人都認識溫Sir的哥哥姐姐——現任職美國西方神學院跨文化研究系主任的溫以諾博士和富山堂義務傳道的溫小柳姑娘。

愛中成長齊蒙福

因著家人愛心的教導及神的恩典，浪子終於也回頭。溫Sir在中學時，兩度被趕出校後，便在工廠幹活起來，工餘反省，便真正的決志信主。溫Sir興奮地重溫當年自己接受水禮時的情況：「我是在一九六六年洗禮，由劉福群牧師在長洲南氹海邊施洗；當我從水裡上來時，周圍光芒四射(我想是陽光射在身上黑袍的緣故)。當時我有一個很深的感受，自己已經是不同了，這塊頑石要變成活石，被建成為靈宮。自此我便在教會、機構或神學院一直事奉，沒有間斷。」

溫Sir真正悔改後，積極參與教會事奉，但有些會友仍然懷疑他是否要來添煩添亂。有一次，她的妹妹打抱不平，公開的表白：「人是會改變的，我哥哥已經改了，為什麼你們仍然要這樣看他呢？」溫Sir的反應是：「當時我十分開心，妹妹能肯定自己的改變。由於哥哥姐姐都相當出色，相形之下，我很自卑；真正信主後，弟弟妹妹很多時都向我請教、學習，他們對我的尊重，給我很大的肯定，增添了我的心，對我的成長有一定的幫助。」

溫Sir自稱：「我就好像創世記中的約瑟，是『與弟兄迥別之人』(創四十九26)，不過不是好的方面，我的兄弟姊妹都是十分乖的，父母為了工作的關係經常不能在家，如果不是家裡有基督的愛，我可能已進了監獄呢。」

溫Sir幾兄弟姊妹都蒙神祝福，人人熱心事奉。除了哥哥以諾、姐姐小柳外，妹妹小麗嫁予「建道」校友胡建榮，多年來雙雙出外宣教；弟弟以德現在德國留學，曾任長洲堂傳道和「建道」校外課程老師；弟妹以忠、小華也歷任教會執事。



胡燕青的書路歷程

潘素行



六十年代的長洲，寧靜的小漁村，一個八歲女孩如離巢的雛燕，寄居庶祖母家，心裡懸念著在廣州的媽媽和弟妹。

「婆婆說長洲的孩子都很野，不讓我跟他們玩……我只好整天留在家中，學編毛衣，學做珠飾；更多的時候學胡思亂想，不覺開始了一種新的興趣，那是閱讀。」(《我在乎天長地久》)

今天，女孩早已為人母、為人師，成了本港優秀的詩人，也寫散文和少年文學，獲得各界好評及不少獎項。

小時候她曾被送往建道神學院上兒童主日學，經過漫長而認真的追尋，三十五歲時信了主。

「我是個遲鈍的讀者！」

看罷胡燕青在《我在乎天長地久》的回憶，筆者發現原來與她出自同一間中學，於是打著「同校三分親」的關係訪問她。

她語出驚人，竟說自己是個遲鈍的閱讀者！

她說：「小學時我讀書是以量取勝的。媽媽在廣州任語文教師，怕我看香港的讀物學壞了語文，於是節衣縮食，每幾個月便寄一批書來，小三、小四時我已讀她寄來的中長篇小說——全部是字，沒有插圖，那時我竟會傻兮兮地啃掉十

萬字，懂也看，不懂也看。」

不過，像一般孩子，她也喜歡看《兒童樂園》、《小朋友畫報》、《老夫子》。小五時跟堂姊看了幾本瓊瑤小說，小六開始看《中國學生周報》、《青年樂園》……嘩，好一堆叫人懷舊的名字！

進了中學，她迷上了余光中，跟貼他的著作，也開始投稿，拿了稿費就去買書，也看他所提及的書。後來在大學修比較文學，俄國文學又對她影響至深——「喜歡它博厚、沉鬱，全不矯作。特別喜歡托爾斯泰和杜思妥也夫斯基，他們『可大可小』，寫時局世情視野廣大，寫細節又敏銳入微。俄國文學給予我西歐文學無法比擬的感覺和震撼。」

至今，她仍愛余光中的詩。「少年時好想學他，說：如果我能寫那樣的詩就好了！」她也喜歡張愛玲、CS Lewis、Oswald Chambers、Jane Austen，還有許多中外作家。

這還算是遲鈍的閱讀者？

她解釋道：「別人書讀得多、讀得廣、讀得快，印象也深刻，因此很有學問。而我則習慣把自己喜歡的書讀完又讀，很想『擁有』它。從量看，我確實是遲鈍的，因為要重複地看一本書才了解它。舉例說，我喜歡Jane Austen，對她的生平也很好奇，把她的幾本長篇小說看完又看，熟悉其中人物，部分對白也可以背出來，但只喜歡她三本，其他三本是不會再看的了。又如張愛玲，我只喜歡她的中短篇小說，不喜歡她的長篇——儘管別人很欣賞。在這方面，我是頗為任性的。」

筆者心想：有深厚的文學根基，任性得起！如果閱讀「遲鈍」到她那模樣，倒也不錯。

多讀世界的一流文學

談到基督徒閱讀，她說：「我希望全世界的教會都努力注意語文運用，信徒不但看屬靈書，也看文學書，認識人的心靈世界，這樣才不至於用教會的次文化術語來淺化人心靈。人心，其實是很複雜的。」

談到本港的敬拜詩歌，她有點激動，不憤氣讚美詩差過流行曲，部分歌詞甚至平仄不分，用詞不當，拾人牙慧。「基督徒有神的靈，更應有優秀的創作！我和你都要努力精進，多看偉大的文學作品、多讀詩，才能寫出佳作。缺乏靈感，可以向神求！」

激動的背後，原來一片苦心。筆者後來從多人口中得悉，胡燕青栽培青年人創作，不遺餘力。她與學生(包括她執教的大學以外的學生)關係密切，與他們一起寫詩和其他文體，勞心勞力幫助他們發表、發展，現今基督教界多位作者和編輯，都是她的學生。

也許她在《我把禱告留在校園裡》的一段話，最能表達她的心聲：

「我鼓勵從事文字工作的弟兄姊妹，多讀世界一流的文學，深切反省個人的局限，通過認識和實踐不斷提升自己的寫作水平，讓我們的信仰感情得以流傳於世、感動人心。」

(作者於北角堂聚會)